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

石敦国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以感性活动为原则的新唯物主义。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达到了感性原则和活动原则的统一,既坚持了费尔巴哈的感性优先性,又批判地拯救了黑格尔的“活动”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个立脚点上,从人的感性关系存在出发,感性活动就势必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同时,改变世界的理论诉求本质地要求感性活动原则的出场,因为只有感性活动原则才能把握历史自身的历史性和自我批判本质。改变世界的诉求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一致的。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关键词:新唯物主义;感性活动;市民社会;人类社会;改变世界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078-05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共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明确使用了“新唯物主义”来标识这种新世界观,以区别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从实践或感性活动来理解现实、事物和对象,而不是从感觉直观的形式和抽象思维来理解,所以新唯物主义又是实践唯物主义。我们的讨论将在同等的范畴上使用新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它关系到能否真正进入马克思所打开的那个独特的理论视阈,能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不够深入和充分的。这使得我们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非常熟悉,从这种意义上说离马克思很近,然而我们有可能离马克思又是极其遥远的。

一、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和黑格尔的活动原则

既然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活动或实践来理解,感性活动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提纲》中,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感性活动这个原则是如何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的?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就变成了感性活动如何可能。既然感性活动原则是通过清算费尔巴哈得出的,并且依赖于此前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批判,那么这种双重批判如何包含着感性活动原则的可能性,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两个来源,那么必须阐明这两个来源与感性活动原则或实践原则的关系,这两个来源如何可能得出感性活动或实践原则。这是根据作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提纲》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在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关键阶段,费尔巴哈哲学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视,是因为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有可能发展出感性活动原则。马克思指出:“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

* 收稿日期:2010-12-02

作者简介:石敦国(1967-),男,重庆酉阳人,哲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批判语境下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HB10GJ018),负责人:石敦国。

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1]63注②}我们看看费尔巴哈迈出了哪几步,这几步如何关系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

费尔巴哈迈出的第一步是批判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2]314}虽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对费尔巴哈的完全非批判的态度而作出的,后来证明是成问题的,因为费尔巴哈既没有“作出真正的发现”,也没能“真正克服旧哲学”,而是完全从属于旧哲学。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态度,无论如何是他向前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就是批判抽象思维而坚持感性原则。“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1]56}批判抽象思维是费尔巴哈向前迈出的一步,但诉诸直观又使他退了回来。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既要坚持感性原则,又要抛弃费尔巴哈的感觉直观论,才能真正向前迈进。

费尔巴哈迈出的第二步是超越“纯粹的唯物主义”。纯粹的唯物主义就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1]77}就是说,费尔巴哈要唯物地、感性地理解人和人类社会,而不是停留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之上。但由于“他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77-78},所以他迈出这一步的尝试最终失败了,又踏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了。因而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78}但是费尔巴哈感性地理解人和人类社会这一尝试,恰恰有助于马克思通过感性活动原则而迈出正确的一步。

费尔巴哈迈出的第三步是“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2]314}。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与人之间之所以相互联系构成社会,是因为每个人所固有的类本质把人们自然地联系起来。类本质是纯粹的抽象物,只有高级的哲学直观才能看到。可见费尔巴哈的感觉直观论无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不得不从后门把他从前门驱逐出去的唯心主义请回来。其实,人与人之间如何联系起来构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可能的,这个令唯心主义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大伤脑筋的问题,这个“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问题,只要从实践或感性活动出发,就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了。

这就是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系,他用感性原则客观孕育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可能性。要真正克服唯心主义并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有感性活动或实践才有可能。如果说费尔巴哈提供了感性原则却限于直观,而没有看到活动,那么活动原则又是如何被马克思发现的呢,这就得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4}由于唯心主义把人归结为意识、精神,归结为抽象思维,人的活动就是抽象思维的活动,由于它缺乏感性原则并始终与感性相对立,所以它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因而,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要扬弃唯心主义活动原则的抽象性,进入活动的感性现实性。要完成这一步骤,并且要理解感性活动的全部本体论意义,恰恰要依赖于对唯心主义的抽象活动的充分理解和批判。而黑格尔哲学正是这种唯心主义活动原则的最彻底、最完善的体系。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319-320}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形式和思维方法,更是作为本体论的活动原则,认识论和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统一起来的。黑格尔的活动原则包含着:首先是创造性。黑格尔并不把人归结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他把人看做是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的;其次是对象性。人的活动就是人的对象化,现实的真正的人是对象性的人,而不是封闭于自身之内的孤立的存在;第三,活动的历史性。人的自我产生不是一次对象化活动就能完成的,而是作为过程,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第四,活动的批判性。这是活动的历史性质的引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

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2}

但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320}，而不是现实的感性的劳动，不是感性活动。正因为这样，黑格尔的活动原则所包含的意义就变成了它的反面。对象性变成非对象性；历史性变成非历史性；批判性变成非批判性。在黑格尔看来，人等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设定自己的对象而对象化，对象化同时是外化和异化，它要扬弃异化返回自身。一方面，黑格尔的这种劳动始终是抽象精神的的活动，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是在意识范围内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感性现实的对象，因而是一种抽象的活动，是活动的逻辑形式。这种活动在抽象精神范围无休止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是一种虚假的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形式上具有历史性和批判性，实际上却是非历史性的和非批判性的。马克思说：“他（黑格尔——引者）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2]328}另一方面，就在黑格尔自身的范围内，活动的对象性也变成非对象性。因为扬弃异化“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人就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321}。

总之，黑格尔以活动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并且把活动原则的本体论意义充分地发挥出来了。然而他的唯心主义实际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活动原则及其本体论意义。马克思用感性活动取代了黑格尔的抽象精神的的活动，从而展开了一种新世界观，即从感性活动出发的新唯物主义。感性活动原则成功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让它用脚立地，并拯救了被黑格尔发现又被他的神秘体系所淹没的对象性、历史性和批判性。

二、理论立脚点的改变：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可见，新唯物主义这种世界观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立脚点的转变，即从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就是说，只有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个立脚点上，才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出发对现实、事物、感性加以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两个立脚点加以分析：市民社会如何产生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人类社会与新唯物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相互关联？

马克思常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一个是指“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130}；另一个则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因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1]13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孤立的鲁宾逊的故事的虚构，实际上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4]1}。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以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为出发点，而这种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正是市民社会的个人。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的市民社会当指资产阶级社会，其特点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因为他在《提纲》第九条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1]60}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特点是孤立的单个的人，那么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特点则是，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们处于社会联系中而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存在的。旧唯物主义立脚于市民社会，看到的是孤立的、单个的人，新唯物主义立脚于人类社会，看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旧唯物主义从孤立的单个人出发证明人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而构成社会，而新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它要证明本来相互联系的人们何以成为孤立的、单个的人。

在这里，旧唯物主义的感觉直观论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可供直观的始终只是市民社会的孤立的个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无论如何不能被普通直观所察觉。社会对旧唯物主义来说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无可奈何之下，费尔巴哈假定人有类本质或社会本质，人的存在是类存在或社会存在。对于类本质，普通直观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高级的哲学直观才能觉察到，只有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家才具有这种高级直观能力。但是类本质是为了说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虚构出来的，它和唯心主义所作的种种虚构是一样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为精神、意志、理性，并从这种抽象出发去论证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正如黑格尔的全部智慧不过是要证明，彼此孤立和对立的个体之间是相互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绝

对精神。这样看来,费尔巴哈脱离了唯物主义阵营而与唯心主义者为伍了。从孤立的单个人出发去证明社会存在,唯心主义是必然的归宿。而且这样得出的联系也只是虚构的、想象的联系,不是真实的联系,或者说这是一种反思的联系、无联系的联系。自从笛卡尔发明了人的“我思”本质之后,西方哲学玩的都是同样的把戏。

所以,立脚点的改变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得以可能的前提。人们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在于人们有政治、宗教和道德生活,从根本上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感性活动或实践。感性活动和物质生活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的基础。从人们固有的联系出发,感性活动或实践就势必进入理论的视野。同时,也只有感性活动才能理解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并进而理解政治、法律、宗教和道德等关系。

那么,为什么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要站在市民社会这个立脚点上,从孤立的、单个的人出发,而马克思又如何能够站在人类社会这个立脚点上,从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呢?我们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马克思的高明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愚钝。显然,这两个立脚点并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而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包含着这两个立脚点。既然直观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而不能直观到社会化的人类,那就说明社会化的人类或人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一定存在于市民社会的单个人之外。反过来,如果从单个人身上就完全能够直观到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就是说如果个人与社会是相互统一的,个人直接是社会的个人,那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设想类本质和精神之类的东西来解释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将完全失去它现有的神秘性。在现有的哲学家看来是谜一样的社会只需要普通直观就可以了解。“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政治动物”这些由高深莫测的思想家来宣布的真理将成为普通人的常识。

可见,由于个人与社会分离,才出现了两个立脚点。站在市民社会这个立脚点上,在单个人身上无法直观到社会或人们之间的联系,社会被推进了唯心主义的神秘深渊。西方近代的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都是以孤立的单个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不是把这种人当作理论的出发点,而是要探讨孤立的单个人是如何产生的。对孤立的单个人的来历的追问使得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全部西方近代的思想,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就此被打开。

在马克思看来,孤立的单个人是由感性活动或实践造成的。生产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分工的自发性使得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独立于个人之外,并成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力量。“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84}所谓共同利益就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只要人们从事物质生产从而作为人存在,人们就处于相互联系中。这种相互联系既是生产的结果,也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生产越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越广泛越深入。然而,在以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产阶段上,由于个人与共同利益即社会相对立,人与人之间也相互对立,个人也就成为了孤立的单个的人。社会存在不再是任何个人的直接经验。个人经验到、直观到的是自己的孤立的存在。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这种孤立的和被束缚的个人的意识。社会是在他的经验直观之外的神秘莫测的东西,他只能通过想象把政治、法律、宗教等等看做是真正的社会。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这个立脚点上,从社会化的人类出发,进入人的感性活动这一被有史以来所有思想家所漠视的领域,展开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确立了新的世界观。

三、改变世界的理论诉求

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这一论断无疑包含着旧哲学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一个原则性区别。它表明无论从直观形式,还是从主观性、抽象思维,都不能理解事物本身的历史性和批判性。不能历史地和批判地对现实事物加以理解,就不能理解世界的改变和改变着的世界。因此旧哲学是非批判的,没有改变世界的诉求。改变世界的诉求奠基于从感性活动出发的真正的历史之思。因为改变世界不是任何一种单纯的应然性的诉求,而是包含在历史自身的本质性之中。

直观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表现在，它假定了可供直观的对象和人的直观能力的先在性，而不探求它们的来历。“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1]76}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的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76} 另一方面，与对象的非历史性相对应的则是人自身的非历史性。费尔巴哈把人及其直观能力也看做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他看不到人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活动的结果，人在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对象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包括创造和改变自身的直观能力。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305}

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决定了它的非批判性，决定了他没有改变世界的诉求，只有对现存事物的解释。“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1]78} 他看不到那些不幸的穷苦人正是特定的工业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也看不到不幸的穷苦人可以而且必将通过改变工业和社会结构而消除自己的不幸。

同样，黑格尔虽然建立了以活动原则即否定性辩证法为核心的体系，阐发了活动原则的全部本体论意义，尤其是活动的历史性和批判性，但由于黑格尔的活动是抽象精神的活动，是活动的逻辑形式，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所以它只具有历史性和批判性的外表，实质上是非历史的和非批判的。黑格尔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诉求。他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被极其露骨地表述为：“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5]11} 这是一个在黑格尔那里完全非批判的命题。现存的一切都是合乎思辨逻辑的，都处在黑格尔的逻辑环节上，因而是合乎理性的。整整一部《法哲学原理》不过证明了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包括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和官僚政治）的合理性。同理，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也可以归结为对一切曾经出现的东西、现存的东西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他拒绝批判地预测未来，他承认他的哲学对未来的无能。

可见，无论是直观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具有非历史性和非批判性的特征，都不能形成改变世界的诉求。改变世界的诉求有赖于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从实践或感性活动出发的新唯物主义。“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 世界的改变根源于世界本身的历史性质和自我批判，而改变世界的诉求则是对世界本身的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自觉意识。新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意识和历史意识，它意识到改变世界的必然性和条件，使历史第一次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质，取代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幻想。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唯物主义就是坚决的革命意识，就是彻底改变世界的诉求。这种革命将是最彻底的，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使人们受到束缚的让人忍无可忍的东西来自人们自己的感性活动即物质生产方式。它所要进行的革命是改变物质生产的方式和性质。而这种改变世界的诉求也就是历史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对无产阶级来说，一方面，只有消灭自己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的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灭自身。改变世界不过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改变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为革命准备条件，包括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尤其是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团结与联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的传播将导致无产阶级的觉醒，并因而形成革命所必需的联合。正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307}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